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五

書序

凡五首

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所贈荅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叙為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荅來旨粗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為文之意總為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為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

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刊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

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寢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爭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參

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之作才已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於貫穿今古覩縟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

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  
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  
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然如  
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  
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  
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  
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  
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  
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  
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  
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  
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  
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  
宸聰副憂勸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  
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  
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  
宜矣聞僕哭孔戡詩眾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  
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  
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  
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  
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  
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三兩  
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  
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又十年來困躓

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徃徃在人口中僕慙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得

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徃徃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旣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迤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迤剝至

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間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

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詞适以質合适宜人而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遍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鸞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稱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昂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揚二祕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



日成就又可爲之歎息矣又僕嘗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蚩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繫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致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浮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荅戶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

寧喜與抃會并別觀手翰訪叙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况不足云蓋默默元元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日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爲用亦不致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槩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閒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粗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官間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比蓋君子久要之心不爲榮

頓合散增減耳而不接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頽然自足文或杜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鵬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况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頌者接確論時走嘗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歲有麤衣飢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益自安也况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鑪峯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風衫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院長公望日重啓沃非遙仰惟勉樹勲名勿以鄙劣爲念

與濟法師書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右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

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密法皆對病根救以良藥此盡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故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迹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揔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也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從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

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  
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  
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  
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  
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况復五百歲  
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  
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  
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旣未能觀與默然不說  
又可乎若云依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序相違反  
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  
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况諸經中與維  
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  
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  
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  
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  
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  
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  
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  
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  
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  
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  
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  
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  
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陰者色受

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行行緣識識緣名色  
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  
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  
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之  
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  
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  
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  
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  
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  
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  
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  
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  
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稽首

### 與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  
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况以  
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  
牽攀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  
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  
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  
云危憊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  
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  
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  
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閣風吹面

入寒窓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  
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  
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  
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  
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暖飢飽此一泰也  
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虵虺蚊蚋雖有甚稀  
湓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  
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  
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  
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  
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蘿  
為墻坦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  
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  
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  
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  
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况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  
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窓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  
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  
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  
然塵念此際斲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億昔封書  
與君夜金鑿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  
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  
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荔枝圖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  
橘春榮實如丹夏熟紫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  
膜如紫綃瓢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  
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  
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  
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史圖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  
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五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六

書頌議論狀

凡七首

補逸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  
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  
咨先格王有彛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  
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  
道怠棄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杜稷宗廟罔克尊奉  
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  
厥牛羊乃旣於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  
穡乃困於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爲邦者

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  
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于百代  
神怒亟民叛而不顛隳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  
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傲師  
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  
恭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  
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神怒下一無亟字

箴言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  
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洎翌日至  
於旬時伏念固陋懼不克副公之選充王之賓乃自  
陳戒于德作箴言

我聞古君子人疾沒世名不稱耻邦有道貧且賤  
今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策名名既聞于君乃  
干祿祿將及于親升聞逮養繫公之德公之德之死  
矢報之報之之義靡他惟勵乃志遠乃猷俾德日脩  
道日就是報于公匪報于公是光于躬匪光于躬是  
華于邦吁其念哉其勗哉庶俾行中規文中倫學惟  
時習罔怠棄位惟馴致罔躁求惟一德五常陶甄于  
內惟四科六藝斧藻于外若御輿旣勒銜策乃克駿  
奔若冶金旣砥淬礪乃克利用無曰擢甲科名旣立  
而自廣自滿尚念山九仞虧于一簣無曰登一第位  
其達而自欺自卑尚念行千里始於足下嗚呼我無  
監于止水當監于斯文庶克欽厥止慎厥終自顧于



箴言無作身之羞公之羞

中和節頌

并序此已下文並是未及第前作

乾清而四時行坤寧而萬物生聖人則之無爲而無不爲神唐御宇之九葉皇帝握符之十載夷夏咸寧君臣交欣有詔始以二月上巳日爲中和節自上而下雷解風動翌日而頌乎四嶽浹辰而達乎八荒於戲中和之時義遠矣哉惟唐之興我神堯子兆民而基皇德太宗家六合而開帝功玄宗執象而薰仁壽之風代宗垂拱而阜富庶之俗焉奕乎赫赫煌煌八聖重光以至於我皇我皇運玄樞陶淳精治定而化成嗣皇極於穆清納黔首於升平于時數惟上元歲惟中皇帝穆然居清陽太廟命有司考時令以爲

安萌芽養幼小緩刑獄布慶賜蓋百王常行之道未足以啓迪天地之化發揮祖宗之德乃命初吉肇爲中和中者揆三陽之中和者酌仁氣之和其爲稱也大矣非至聖疇能建之於是謀始要終循義討源于以九八節七六氣排重陽而拉上巳煦元氣于厚壤則幽蟄蘇而勾萌達噫和風于窮荒則桀鷲化而獷俗淳垂萬祀以摠無窮被四表以示大同于時兩儀三辰貞明網緼千品萬彙熙熙忻忻繇是文武百辟僉拜手稽首而颺言曰大哉睿德合于玄造又曰昔在唐堯敬授人時垂于典謨降及周文在鎬飲酒列于雅頌斯蓋欽若四序凱樂一方而已未若肇建令節混同天下澤鋪動植慶浹華夷若斯之盛歟蓋聖

人之作事必導達交泰幽贊亭毒與元化合其運與  
真宰同其功不休哉其至矣夫賤臣居易忝濡文明  
之化就賓貢之列輒敢美盛德頌成功獻中和頌一  
章附于唐雅之末頌曰  
權輿胚渾玄黃既分煦姬網緼肇生蒸民天命聖神  
是爲大人大人淳淳爲天下君巍巍我唐穆穆我皇  
纂承九葉照臨八方四維載張兩曜重光齷齪唐虞  
赳赳羲皇乘時有作煥乎文章乃建貞元以正乾坤  
乃紀吉辰以殷仲春吉辰伊何號爲中和和維大和  
中維大中以暢中氣以播和風萌芽昆蟲昭蘇有融  
如幹玄化如運神功於戲德洽道豐萬邦來同微臣  
作頌垂裕無窮

晉謚恭世子議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  
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爲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爲  
然居易獨以爲不然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  
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  
以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  
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  
知其可若垂末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  
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擢敢徵義類在昔  
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  
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之  
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蓋以蒸蒸之

又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栗祗載為虞舜  
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可  
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重耳  
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  
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  
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  
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  
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  
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  
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奚齊卓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祁舉共華賈華叔堅錐  
欒累虎特官山祀慶鄭孤突瑕生却芮實啓禍先大  
亂晉國則楚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

謚無乃不可乎左氏脩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  
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大小莫不微婉而發揮  
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  
以覈諸且仲尼脩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  
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  
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  
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  
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  
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  
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勸沮來者  
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  
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漢將李陵論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爲臣爲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曠者爲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勲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爲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耻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其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爲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爲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荅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効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

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太原白氏家狀二道

元和六年兵部郎中知制誥李建按此二狀撰銘誌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白氏芊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鄭建之子勝居于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非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于咸陽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於太原子孫因家焉故今爲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諱建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諱溫朝請大夫檢校都官郎中公諱鏗字確鍾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屬文猶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褐授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理酸棗有善政本道節度使令狐章知而重

之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充滑臺節度叅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居歲餘公嘗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一書遺章不辭而去明年選授河南府鞏縣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清直靜理聞於一時公爲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至於涉是非關邪正者辨而守之則確乎其不可拔也大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于長安春秋六十八以其年權厝於邽縣下邑里夫人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淑河南縣尉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鄭縣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權窆厝於新鄭縣臨洧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庾襄州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般徐州沛縣令次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河南府叅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孫居易等始發護靈櫬遷葬於下邽縣北義津鄉北原而合祔焉謹狀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公諱季庾字

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末明經出

身解褐授蕭山縣尉歷左武衛兵曹叅軍宋州司戶叅軍建中元年授彭城縣令時徐州爲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屯埇口絕汴河運路然後謀東闕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公與本州刺史李洧潛謀以徐州及埇口城歸國反拒東平遣驍將信都崇敬石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公收合吏民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親當

矢石晝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諸道救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逆謀不敢東顧繇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埧口等三城到于今訖不隸東平者實李洧與公之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別駕賜緋魚袋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將忠謀翻然効順叶其誠美共贊良圖我懸爵賞俟茲而授宜加佐郡之命仍寵殊階之序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檢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別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州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勲若此新寵茂如或不延厚於忠臣將何勸於義士宜從亞列再貳徐方秩滿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觀察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別駕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終於襄陽官舍享年六十六其年權窆於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遷護於下邳縣義津鄉北原從鞏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潁川陳氏陳朝宜都之後祖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坊州郿城縣令妣太原白氏夫人無兄姊弟妹八歲丁郿城府君之憂居喪致哀主祭盡敬其情禮有過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夙夜九年迨于奉蒸嘗睦娣姒待賓客撫家人又三十三年禮無違者故中外凡爲冢婦者皆景慕而儀刑焉又別駕府軍即世諸子尚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

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呵一杖加之十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夫人慈訓所致也夫人爲女孝如是爲婦順如是爲母慈如是舉三者而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潁川縣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于長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于皇姑焉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戶曹叅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秘書省校書郎幼子金剛奴無祿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功於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縣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於韓城縣今以上歸不便遂改卜鞏縣府君及襄州別駕府君兩塋於下邳縣義津鄉北原其兩塋同兆域而異封樹蓋從時宜且叶吉也謹狀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六



田

